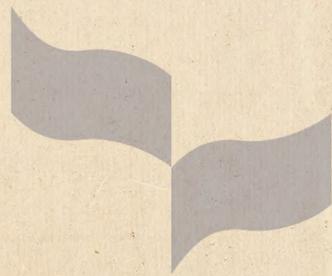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前漢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

荀悅

荀悅

荀悅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為丞相張湯為御史大夫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逾烏盭討濮連陟狐奴歷五國生獲匈奴單于子轉戰五日過馱耆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斬虜侯王執混邪王及相國都尉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去病者衛青姊少兒子也父霍仲孺為縣吏給事平陽公主家與少兒私通生去病去病初以侍中為嫖姚校尉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冠軍侯及至是也增封一千二百戶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烏將軍去病公孫敖

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  
鴈門殺畧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將兵出  
右北平廣將四千餘騎付之與張騫異道匈奴數萬  
騎圍廣廣軍士震恐廣乃使其子敢從數十騎直貫  
突胡騎中出其左右而還謂廣曰胡騎易與耳軍士  
心乃安稍爲營陣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  
者過半射矢且盡廣乃持滿無發廣身自以大箭射  
其裨將殺數十人胡虜稍稍解去會日暮吏士無人  
色而廣意氣自如明旦復力戰而張騫以萬騎至匈  
奴乃解去廣騎畧盡獨得以身免亦殺虜三千餘人  
廣旣歸以其所殺獲自當無罪無賞張騫以後期當

斬贖爲庶人廣亦爲庶人廣常夜遊田間飲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幾何匈奴入遼西召拜廣右北平太守廣請尉俱至軍所而斬之江都王建有罪自殺初易王薨建居服外舍召易王所幸淖姬等十九人及女弟信臣等與姦通建遊章臺令子乘小舩建蹈覆其舩四人皆溺二人死復遊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舩入波中舩覆郎溺投水乍見乍没建臨視之大笑以爲樂卒皆死宮人女子有過輒裸令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從狼齒殺之建觀而笑之或閉人令餓死凡殺人無辜者

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宮人與羝  
羊及狗交自知罪多國中人欲告之建遂謀反作黃  
屋蓋刻皇帝璽作漢節賂閩越約有急相助建時載  
其父所賜天子旌旗出入後事發覺有司奏建無道  
雖桀紂之惡不至於是當以謀反法誅廷尉宗正即  
問建建自殺本傳云魯哀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雖欲  
不危亡不可得也是以古之人以宴安爲鴆毒無德  
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諸侯王率多驕淫失道何則  
沉溺於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  
俗何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澗獻王

近之矣膠東王寄薨淮南王謀反時寄漸聞其事私  
作戰守備及後治淮南王事上令下吏辭出之寄後  
自傷悔發病死不敢置祠後上立寄長子賢爲王秋  
混邪王率衆四萬餘人來降封爲列侯單于怒曰混  
邪王休屠王數爲漢所破單于欲誅之故二王謀降  
漢休屠王後悔混邪殺之并其衆以降合四萬餘人  
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而休屠王  
子曰日磾與毋闕氏及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  
休屠王祭天作金人故曰金氏上游後庭視馬後宮  
滿廐掌養事數十人莫不竊視磾獨不敢視馬又肥  
好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麗上異而問之以狀

對即日拜爲馬監後爲光祿大夫侍中上甚信愛之  
賞賜累千金出則參乘入則侍帷幄貴戚左右皆曰  
陛下安得一胡兒而反貴重之上益加厚焉日磾母教  
二子有法度母病死上圖母形於甘泉宮日磾每朝  
見母畫像常拜泣而後去日磾二子皆爲上兒其後  
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見之即殺之  
上大怒日磾言其狀上爲泣而心愍之日磾侍左右數  
十年未嘗忤視上賜守宮女不敢近之其謹慎如此  
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夏大旱五日赦天下立膠東  
康王少子慶爲六安王慶寄之愛子也上憐焉故立  
之封蕭何曾孫慶爲鄼侯先是慶父則嗣有罪免故

以弟子勝嗣有罪免侯故以兄子應嗣何後秋匈奴  
入右北平定襄殺畧千餘人遣謁者舉吏民能假貸  
貧民者一以名聞是時混邪王新降縣官費衆倉庫  
空竭貧民流徙皆仰給貸於縣官縣官無以賑之河  
南人卜式以錢二十萬與太守助廩貧民時富民多  
匿財者唯式願出家財上召拜爲郎中賜爵左庶長  
復田十頃布告天下以諷百姓式以田畜爲事有羊  
千餘頭先是時擊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  
上問式欲官乎對曰不願又問家有寃乎曰無也以  
爲天子誅匈奴賢者宜盡節有財者宜輸之則匈奴  
可滅也時丞相公孫弘以爲此非人情不執之臣不

可以為化不許之及式為郎中上乃使式牧羊上林苑中羊肥息上見問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拜緱氏令吏民便之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是歲發謫吏卒穿昆明池

四年春有司言關東流民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無以衣食賑廩用度不足請收銀錫以白鹿皮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為皮幣直三十萬王侯宗室朝覲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以銀錫為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其二

差小而方之其文曰馬直五百其三復小墮之其文  
曰龜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五銖錢重如其文又盜  
鑄作弊罪死於是孔僅爲大司農丞領管鹽鐵桑弘  
羊洛陽賈人子以能心計年十三爲侍中言利事皆  
刻秋毫而始筭緡錢及車船矣其後弘羊請置大司  
農部丞數十人分王郡國各得徃置均輸鹽鐵官令  
遠方各以其物商賈所販賣爲賦而相準輸置平準  
官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諸物官盡籠天下之貨物  
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無所侷大利物皆反  
其本而物不得踴貴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又請  
令民得以粟補吏罪人得以贖死及入粟爲吏復各

有差於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足乃賜弘羊爵左庶  
長黃金二百斤會天大早上令百官請雨太子傅卜  
式言於上曰縣官當衣食租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  
市列肆販賣求利獨烹弘羊天乃雨是時董仲舒說  
上曰古稅民不過什一使民歲不過三日民財用內  
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故  
民悅而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道  
除井田之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人專  
川澤之利營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邑有人君之尊里  
有王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有吏卒征衛屯  
戍一歲力役四十倍於古田稅口賦二十倍於古或

耕豪傑之田見稅什五故常衣馬牛之衣食犬豕之  
食又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行民無所聊生逃亡山  
林並爲盜賊斷獄一歲以十萬數漢興遵而未改古  
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占田塞兼并之路  
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徭役  
以寬民然後可治也其言未施行有星孛於東北夏  
有長星出於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  
軍去病出伐各萬餘騎步兵數十萬青到漠北圍單  
于斬首萬九千級單于遁走追至寘顏山乃還去病  
與左賢王戰斬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前  
將軍李廣右將軍趙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

廣與大將軍別道迷而後期大將軍遣長吏責問廣  
令詣幕府對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  
餘戰今迷而失道豈非天邪且廣年已六十餘終不  
能使復對刀筆吏矣遂自刎死百姓聞之知與不知  
莫不垂泣廣初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文帝奇其才  
曰使廣遭高帝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吳楚反時戰昌  
邑下顯名後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  
耿廣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見匈奴三人與戰  
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告廣廣曰此必  
匈奴射鴈者乃從百餘騎馳射殺二人生得一人匈  
奴數千騎望見廣以爲誘騎驚出兵上山而陣廣直

前來至匈奴二里止令皆下馬解鞍有白馬將軍出  
護兵廣射殺之復還解鞍縱馬胡兵怪之卒不敢擊  
會日已暮胡以爲漢有伏兵乃夜遁走嘗獵見草中  
石以爲伏虎射之入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  
不能入廣之軍吏士卒多以軍功封侯者而廣終不  
得封初西羌反廣誘降者八百餘人而同日盡殺之  
望氣者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  
侯也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賜葬地陽陵  
二十畝盜取長陵三畝又侵神道孺地一畝葬其中  
行五銖錢徙天下大姦猾吏民於邊關內侯郎中令

李敢怨衛青之恨其父也乃擊青傷之諱而匿之居  
無幾何敢從上甘泉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上為  
諱云鹿觸殺之夏四月乙丑太子太傅嚴青翟為丞  
相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夏四月乙巳朔立皇子闕為  
齊王賜策曰惟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  
大夫張湯廟立皇子闕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闕受茲  
膏土朕承天序唯崇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  
漢藩輔嗚呼念之哉龔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  
明德顯厥有不臧無乃凶新乃國害于爾躬嗚呼保  
國有民可不慎歟王其勗哉立皇子旦為燕王胥為

廣陵王皆賜策六月乙卯詔遣博士六人分巡天下  
存孤寡恤廢病賑窮乏勸諸節節舉獨行之君子秋七  
月大司馬驃騎大將軍霍去病薨發屬國玄甲陣自  
長安至茂陵爲塚塋象祁連山諡曰景桓侯去病爲  
將敢深入赴利不顧其難然士卒或乏糧食上嘗教  
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如何耳其不蹈用古兵法  
上爲治第對曰匈奴不滅臣何以家爲去病後甚貴  
寵而衛青稍衰賓客故人皆去青而事去病唯故益  
州刺史任安不肯去初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爲霍仲  
孺子會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乃迎見仲孺  
大爲置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之仲孺小子光字子

孟時年十餘歲因將光西入關仕光爲郎遷侍中去  
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同車入侍左  
右出入禁闕二十餘年小信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  
信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天書  
河東汾水上薦見於宗廟藏於甘泉宮鼎大八尺一  
寸高三尺六寸羣臣伏賀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光祿  
大夫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王怒召而問之對曰周  
有明德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爲周寶今陛下恢崇  
大業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縣而不能  
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寶非

周寶也上曰善賜金五十斤初公孫弘奏禁民無持  
弓弩曰一賊變弩百吏不敢前此盜賊所以難察也  
上下共議書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三  
代之道也臣聞聖人合射以教人不聞弓矢以爲禁  
也攻奪之罪死而猶不禁人姦之重誅而固不避也  
臣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民自衛而抵罪犯禁是  
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令學之  
者不得修其業不其便上以難弘弘屈服焉壽王字  
子贛涿郡人也後生事誅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  
庸博士徐偃使循行天下郡國矯制膠東魯國鼓鑄  
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奏偃法至死偃對曰爲春秋

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存萬民者專  
之可也湯不能屈其義有詔使中謁者終軍問其狀  
終軍語偃曰古者諸侯國異政家殊俗安危之勢呼  
吸成變故有專已之義今天下爲一春秋之義王者  
無外偃修封域之中而辭以出境何也且鹽鐵郡國  
有餘藏且二國廢不足爲害而以安社稷爲辭也偃  
以前三士不許而直矯制作威福此明王所必加誅  
也凡偃鑄鐵欲及春耕種贖民器今魯之鼓鑄當先  
具其器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倍也枉尺直尋  
孟子猶稱不可今所犯罪漸所就者少偃自以爲  
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採名也偃辭屈下

大夫服罪終軍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爲博士到  
受遣太守賢而友之軍揖太守而去徙而入關關吏  
與繻曰還當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棄繻  
去及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  
此使者前棄繻生也

二年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御史中  
丞李文與湯有怨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  
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文而德厚謁居謁居病湯親  
爲之摩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謁居  
摩足疑與爲大姦丞相長史朱買臣等素怨湯亦言  
湯且欲爲請奏所愛幸賈人田信等輒先知之居物

致富與湯分之上以問湯湯不服罪於是上使使迫責湯湯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湯母曰湯爲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之有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毋不生此子乃盡誅買臣等初湯好文涉深刻與太中大夫趙禹共定律令禹官至少府亦深刻然禹意在奉公孤立而湯佞智以諛世主接士大夫造請諸公不避寒暑以得聲譽上甚信用之每朝奏事日旰忘食丞相克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湯嘗病上親問疾匈奴當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以和親爲便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不若湯詐忠也上

作色曰吾使山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  
曰居一縣又曰不能復曰居一郡山自度窮且下吏  
因曰能遣山乘一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  
羣臣畏湯莫敢言矣湯子安世少爲郎給事中尚書  
精勤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後上方幸河東亡書三篋  
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本書以  
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郎中令安世寬  
仁與行異十有二月丞相嚴青翟下獄死春起栢梁  
臺三月大雨雪辛亥太子太新傳趙周爲丞相夏大雨  
水關中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  
辭難江陵饑寒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分循

天下吏民有能救饑困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十月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十  
有一月令民有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春正月戊子陽  
陵園災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七十餘縣飢人相食  
常山王舜薨諡曰憲王王子勃嗣有罪廢徙房陵立  
憲王中子平爲真定王徙代王義爲清河王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東行幸汾陰十有一月  
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  
問周王後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軍以奉周祀春二  
月中山王勝薨諡曰靖王勝樂酒好內色有男子百  
二十餘人夏封方術士樂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樂

大膠東人也以方術言於上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  
期羨門之屬臣師曰黃金可成河水決可塞不死之  
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將軍則方術之  
士掩口不能言矣文成將軍者齊人也姓李字少翁  
以方術進拜爲文成將軍上以客禮待之於甘泉宮  
中畫太一諸鬼神像所設祭祀欲以致其神歲餘其  
方不効乃爲帛書以飯牛僞言牛腹中有竒書殺而  
視之上識其手書問之果服乃誅上旣殺文成而悔  
之及得藥大甚喜乃大敢爲之言處之不疑上使驗  
小方鬪碁碁自相觸大言能致其師陛下必欲致之  
則貴其使者今有親屬以客禮待之上乃拜大爲五

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凡四將軍四  
 印賜列侯甲第同十人乘輿廐馬帷帳器物以克其  
 家以衛長公主妻之賚黃金萬斤上親至其家自公  
 主大臣將軍卿相已下皆致酒其家刻玉印曰天道  
 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茹上大亦衣羽衣立白茹  
 上受印綬以示不臣於是五利將軍嘗夜祠其家欲  
 下其神後裝欲入東海中云求其師至大山不敢入  
 海上使人隨而驗之皆妄言不効先是方士李少君  
 乃言能致物却老少君嘗坐武安侯家有老人年九  
 十餘少君及言與人大夫遊獵處老人為兒時識其  
 家處一坐盡驚上有古銅器以問少君少君對曰此

器齊桓十年陳於栢寢下案其刻銘果齊桓公器時  
皆謂少君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可致物如耳砂  
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蓬萊山  
人可得見也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其後方  
多不効而少君病死道士以爲化去不死也齊人公  
孫卿言黃帝得寶鼎而神化登於天讖書言漢興正  
當黃帝之運漢之聖德者在高祖之孫上曰嗟乎誠  
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爾拜卿爲郎使候神  
於太室是時言神怪方術者以萬數入海求仙人者  
數千人上幸東萊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  
大人迹諸方士後皆無驗上益厭倦然猶羈縻不絕

冀望其真上嘗疾病有巫爲上致神君貴者曰太一  
其次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云非可見但聞其言  
言與人音等也時去則若風肅然嘗以夜至或以書  
至或居室帷幄中上禮之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通  
飲食所欲言又置禱官張羽旗設祭具以祀神君所  
上使人記之其言世俗所知亦無餘殊者而上心甚  
善之其事祕亡莫傳也而信以爲神矣

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  
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  
立僵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爲女死人復生  
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在於人間言語音聲此精

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  
善則爲瑞惡則爲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  
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  
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  
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吉也若夫神君之  
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  
災矣且其不自知其所然而然况其能爲神乎凡  
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起於民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  
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  
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

妖此蓋怨讎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  
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秋馬生渥洼水中九  
月辛巳丞相趙周下獄死丙申御史大夫石慶為丞  
相立常山憲王舜少子裔為泗水王

浙江圖書

孝武皇帝紀四卷第

前漢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

荀悅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登隴崆峒而還十有二月辛巳朔旦冬至始立泰時於甘泉夏五月諫議大夫終軍使者安國少季使南越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大冠衣長纓必羈越王之頸致之闕下軍既至越王聽命上大悅賜南越王大臣印綬令一用漢法使者留鎮撫之王太后皆莊嚴將入朝越相呂嘉不欲內屬初尉他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休好言入見亡國之勢也故他欲入朝而不果王太后置酒請使者及嘉等欲因使者權謀因以誅嘉使者相倚伏莫敢發嘉覺之則趨出稱疾陰謀

作亂令國中曰王少年太后中國人與使者安國少  
季私通專欲內屬無顧我越民社稷萬世之計遂攻  
殺太后及王盡殺使者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將兵  
死南越以盡臣節上不遣而賢之賜爵關內侯黃金  
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丁丑晦日有食之秋有蛙  
蝮篡闕下上遣伏博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  
戈船將軍嚴助下瀨將軍祖廣明因擊南越別道出  
咸陽會番禺城下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  
如法奪爵者百六十人樂大樂通侯坐誣罔腰斬西  
羌衆十餘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安定圍枹罕匈奴  
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遣將軍李息征西羗上將幸緱氏至安  
邑桐鄉聞南越破因改桐鄉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  
鄉得呂嘉首因以中鄉爲獲嘉縣以南越地爲南海  
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又遣  
將軍韓說平西南夷以其地爲武都牂牁越雋沈黎  
文山五郡秋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等擊  
之又遣浮海將軍公孫賀田九原強弩將軍趙破奴  
出令居擊匈奴皆出塞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  
武威酒泉郡置張掖燉煌徙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  
式爲御史大夫

元封元年冬十月上自帥師巡邊置十二部將軍勒

兵十八萬騎連旌旗徑十餘里歷上郡西河五原出  
長安城北登單于臺望朔方臨北海威震匈奴遣使  
者郿吉告烏維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矣今天  
子自將待邊單于能戰亟來不能則臣服何但逃伏  
漠北寒苦之地爲單于壘焉單于怒囚吉遷之北海  
上然終不敢出上還祠黃帝於泰山迺歸甘泉東越  
殺其王餘善以降遷其民於江淮之間遂空其地春  
正月行幸緱氏登崇高聞聲稱萬歲者三羣臣吏卒  
莫不稱皆聞之於是封太室以三百戶爲奉邑禁民  
無伐其山木復其民遂東巡海上御史大夫卜式題  
爲太子太傅內史倪寬爲御史大夫夏四月癸卯上

遂登封太岳初議封禪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  
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故有遺書言封禪事上以問內  
史倪寬寬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緝羣元宗祀天地薦  
禮百神精神所嚮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瑞符著明封  
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將舉太事優  
游數年使羣臣人人自畫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  
之極兼總條貫金聲玉振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上乃自制禮儀採儒術以文焉拜寬爲御史大夫從  
封禪行自太山復東巡海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  
原歸於甘泉初梁相有褚大通通五經爲博士時倪  
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上徵大通自以爲得御史

大夫至洛陽聞寬為之大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  
 於上前大通不及寬乃退而服曰上誠知人賜太山  
 所過民年七十以上及孤老帛秋無出租算賜天下  
 民爵爵女子百戶牛酒五月歸甘泉秋有星孛於東  
 井又孛於三台本志以為其後衛太子亂之應齊王  
 閔薨無子國除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正月行幸緱氏遂至  
 東萊夏四月祠太山至瓠子臨泲河令從臣等將軍  
 已下皆負薪塞河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  
 年米行還築通天臺于甘泉作飛廉館於長安公務  
 卿言仙人可見陛下每在常處故不見故作通天臺

以候狎朝鮮王反殺遼東太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  
朝鮮本秦時屬遼東漢興以爲其遠難守故遼水爲  
塞虜縮之反也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在遼居  
秦故地稍稍侵屬其東小蠻夷而王之地方數千里  
保塞外爲臣傳子到孫至右渠抗命不賓故於是而  
伐之六月甘泉宮中生芝草九莖上嘉之乃赦天下  
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於太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  
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等  
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里內人  
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

玄菟貞番四郡楊僕坐失亡多免爲庶人荀彘坐爭  
功棄市秋七月濟西王瑞薨瑞數犯法有司請誅瑞  
上不忍凡再削國去大半瑞怨讟瑞杜其南門從一  
門出入宮室府庫壞漏財物以巨萬計盡腐終不復  
收省吏二千石欲以法治瑞瑞輒求其罪詰之無罪  
者藥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無子國除武都互人反  
分徙酒泉郡十二月雨雹如馬頭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  
至代而還行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有神光集于靈  
壇一夜三見夏大旱民多渴死秋匈奴寇邊遣將軍  
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上南巡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瀛天  
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鮫魚于江中獲之遂北至琅  
邪傍蒲浪海所過禮祀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  
增封甲子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因朝諸侯王列侯  
受郡國計夏四月赦天下賜鰥寡帛貧窮者粟所幸  
縣無出租賦大司馬大將軍衛青薨謚曰烈侯青既  
尊貴而平陽侯曹宇有惡病就國薨長公主問列侯  
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公主笑曰此常騎從我柰  
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主諷太后太后白之  
上乃詔青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家像廬山初置  
刺史部十二州詔曰蓋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至千里士  
或負俗之累而立成功名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  
異等可謂將相及使絕國者以聞

六年冬幸回中春作首山宮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赦汾陰殊死已下賜天下貧民帛益州昆明反遣將  
軍郭昌擊之夏京師民觀角觝于上林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太山十有二月甲子朔旦冬  
至祠上帝於明堂已酉栢梁臺災夏侯始昌先言其  
災日始昌魯人也明於陰陽以術進而爲梁王太傅  
上甚重之以選爲昌王大傅十有二月禮蒿里祠后  
土東臨渤海望祀蓬萊還受計於甘泉宮春二月起

建章宮夏五月正律曆以寅月爲正首色尚黃數  
五定宮名正律曆協音樂昔夏以寅月爲正殷以  
月爲正周以子月爲正承三統十一月乾之初九其  
位在子天氣始起生陰陽之化故子爲天統六月坤  
之初六其位在未陰受陽任成剛柔之劑其衝在丑  
故十二月爲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湊出於地人  
奉之而承之故寅爲人統自夏殷及周三變而復故  
漢用夏正天統始施化於子半日萌生而色赤地統  
受之於丑始化而色黃半日色化而白人統受之於  
寅始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色青故夏色尚黑殷色  
尚白周色尚赤律曆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

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校之氣物  
和之心耳以達自然之數以順性命之理數者一十  
百千萬也本起黃鍾之數始於一積之無窮以周備  
事物之數職在太史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所以諧  
八音正情性移風俗也八音者土曰缶匏曰笙皮曰  
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祝歌角者觸  
也物出於地載芒角也徵者祉也物盛而繁祉也宮  
者中也商者量也物盛而可量度也羽者宇也物聚  
而覆宇之也合之五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  
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  
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爲心宮爲君商爲臣角

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六律律法也以統氣類物子曰  
黃鍾寅曰太族辰曰姑洗午曰蕤賓申曰夷則戌曰  
無射六呂呂助也以助陽宣氣未曰林鍾酉曰南呂  
亥曰應鍾丑曰大呂卯曰夾鍾巳曰中呂黃鍾黃中  
色也鍾種也言以中色布種物也大呂呂助陽也太  
族族湊也言湊地上爾也夾鍾夾輔陽也姑洗姑固  
也洗潔也言固潔物也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  
陽也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導物而繼之也林鍾  
林居也言陰受陽任居鍾物也夷則夷傷也則法也  
言陽正法使陰夷當傷之物也南呂南任也陰受陽  
任成物也無射射厭也陽究陰成終而復始無厭之

也應鍾陰應陽而後鍾物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  
鍾之律長九寸爲管或損或益以定五聲九六相生  
陰陽之應故三分黃鍾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  
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  
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  
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  
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  
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  
黃鍾始而左轉八入六十四爲位其法皆用銅職在  
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  
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秬黍之中者一黍廣度之九十

分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一引而五度審矣職在內官廷尉掌之量者籥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本起黃鍾之籥以秬黍之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籥十籥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爲嘉矣籥者興也合者合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權衡者所以平輕重銖兩斤鈞石也本起黃鍾之重籥容千有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銖者從微至見可殊異也兩者兩鍾之重也二十四氣爲象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爲易二篇之文陰陽變動之

象十六兩爲斤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以平均物也三十斤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四鈞四時之象也重一百一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而五權備矣物與權均而生衡衡運而生規規圓而生矩矩方而生繩繩直而生物定矣是謂五則君臣用焉以定國禮百工由焉以爲法式職在鴻臚鴻臚掌之夫推曆生律制噐權衡規矩準繩度量探頥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匈奴單于好殺伐左右大都尉欲殺單于以降漢於是使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受降城於塞外事覺左右大都尉誅死秋八月行幸安定發天下謫民遣二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秋大蝗自

東方飛至燉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石慶薨慶即奮之小子世以  
淳厚爲行奮四子皆以孝謹位至二千石故景帝并  
其號曰萬石君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步走見輅  
馬必軾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  
侃侃如也唯謹爾上賜食於家稽首俯伏而食如在  
上前其執喪哀戚而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敬謹聞于  
郡國奮長子建爲郎中令建奏事事下建讀之而馬  
字少一點建驚恐曰死罪矣其畏懼如此有言於上  
屏人言極切廷見若不能言慶爲太僕從出上問車  
中幾馬慶以鞭數馬畢乃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

爲輕易然猶如此諸孫皆孝唯建最甚萬石君卒建  
在喪扶杖乃能行歲餘亦死初慶爲齊相齊相慕其  
家行不言而治及爲丞相厚謹而已太僕公孫賀爲  
丞相二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腰五  
日祠門戶比臘夏五月藉吏民馬補車騎馬秋蝗遣  
峻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爲匈奴  
八萬騎所圍遂沒其軍破奴居匈奴中十餘年後亡  
歸漢冬十有二月御史大夫倪寬卒初寬以儒學進  
家貧受業博士常爲弟子都養時行債作帶經而鋤  
休息輒誦讀爲廷尉卒吏以不習吏事除爲從史徙  
之北地視畜數年還廷尉適有奏以再見御史掾

吏莫知所爲寬言其意事即得可後上問張湯前奏  
事非掾吏所爲誰爲之湯對曰臣從史倪寬湯由是  
以寬爲奏讞掾徙爲侍御史見上問尚書經義數事  
爲太中大夫遷左內史民甚信重之後有軍發左內  
史粟負租課殿當免吏民間之輸租襍負不絕課更  
以最

三年春正月行巡狩海上膠東相王延廣爲御史大  
夫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閭遣光祿大夫徐息築  
五原塞外列城西北到盧朐山遊擊將軍韓詭將兵  
屯之強弩將軍路博德築居延城秋匈奴黎湖塗單  
于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正月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初廣利將騎六千步兵數萬人至貳師城下取善馬西至郁夷城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食乏而還往來二歲到燉煌士卒十遺二三上書請罷兵上大怒乃益發兵卒六萬人負從者不豫牛十萬馬二萬驢騾馱駝以十萬數多資糧轉運奉軍天下騷動廣利遂進兵當道小國皆送迎給廩食徑到大宛城圍宛三十餘日宛中貴人共殺其王毋察奉其首出食給軍悉出善馬漢擇取其善馬十匹中馬三千餘匹乃共興立宛貴人妹察爲王與盟而還諸所過小國皆遣子弟從入獻見因爲質焉還至門關死者萬

餘人馬數千餘匹行乏食戰死甚多將吏貪不受  
卒故死亡者多上以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封廣  
利爲海西侯封騎士趙弟殺郁城王爲新時候拜卿  
三人二千石數百人千戶以下千有餘人廣利者李  
夫人兄也廣利弟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上愛之乃爲  
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而李夫人亦善舞甚姣麗  
有寵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上問而謝  
曰妾聞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宴墮見上  
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宜此我囑託兄弟乎將加賜  
千斤而與兄弟尊官乎李夫人答曰尊官在帝不在  
一見上固欲見之夫人遂轉向壁歔歔不復言於是

上不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見囑託兄弟邪  
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見帝者乃所以深託  
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  
以戀戀者乃以爲平生容貌今見我顏色毀壞必有  
咄棄我意當復肯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  
以厚禮葬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宮而尊重其兄弟廣  
利爲將軍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有  
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燭設帷幄陳酒食而  
令上居他帷遙見好女子如李夫人還帳坐而眇然  
不得就視初上發讖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後得烏  
孫馬名曰天馬及得宛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

也名曰天馬更名烏孫馬曰西北極馬上甚好宛馬  
每使使者相望於道率十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  
人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  
近者五六歲而還不能無侵盜弊物及使失旨者輒  
案重罪以激怒之因復求使自贖而是使無窮已而  
輕犯法募吏民自占使者無問所從來皆遣之而漢  
使窮河源矣外國朝貢並至上乃悉從外國客巡行  
至海上大都多人民則過之觀名人府庫之饒厚賞  
賜作角觥戲出竒戲酒池肉林以觀示之秋起明光  
宮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  
吏卒食大宛旣破外國振恐上欲遂困匈奴下詔曰

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齊桓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於是復圖匈奴矣遣中郎將蘇武至匈奴匈奴留武不得歸武固執漢節不肯降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使使來獻大羽白雉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秋發謫戍屯五原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宇軍正丞胡建欲誅之陰約其從卒監軍御史與諸校尉列坐建趨至拜謁因令卒引御史斬之諸校尉驚愕不知所謂建遂上奏曰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利於使文吏議不至重高皇帝法曰壁壘已

定穿踰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之臣謹按軍法  
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二千石以下  
行軍法焉臣謹案以法斬上壯其節制書答曰國容  
不入軍容軍容不入國容何文吏也建有何疑焉是  
歲濟南太守王延年爲御史大夫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李廣  
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斬首虜萬餘級因杆將  
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與鞬汗  
單于戰斬首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陵者李廣孫敢  
兄當戶之子使陵爲貳師將軍督輜重陵稽首曰  
願得自當一隊上曰吾無騎與汝陵曰不用騎願以

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至峻  
稽山與單于相遇以騎三萬攻陵陵千餘弩俱發應  
統皆倒虜還走上山陵追擊之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賢王馳兵八萬騎攻陵陵且戰且却南行數  
日抵山谷中復大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五日  
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燒陵陵亦令軍縱火  
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  
陵自步鬪樹木間復殺虜數千因發連弩射單于下  
走是日捕得生口言單于曰此漢精兵也曰引吾南  
行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軍長皆曰單于自將數萬  
騎擊漢數千人不能勝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於輕

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  
破乃還是日戰數十合復力戰殺傷虜二千餘人虜  
不利欲去會陵軍中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  
具言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進兵使騎並擊  
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趨降遂遮道攻陵四面射  
矢下如雨陵矢且盡即棄軍去士卒尚三千餘人徒  
斬車輻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單于入遮從山  
上墜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兵敗吾死矣軍吏  
或勸陵降陵曰吾不死非壯士也陵嘆曰使人有數  
十矢足以免矣今無兵復戰令軍士人持三升糒一  
片冰令各散去遮虜鄣相待陵與延年俱上馬壯士

從者數十人虜千騎追之延年死陵曰無面目以報  
陛下遂降士卒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  
塞百餘里單于以大女妻陵立爲右校王上聞降大  
怒大臣憂懼太史公司馬遷上言陵功以陵之不死  
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將軍出時令陵爲  
助兵及陵與單于相持而貳師無功上以遷欲沮貳  
師爲陵游說後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單于爲兵法  
上怒乃族陵家而下遷腐刑陵聞之曰教單于爲兵  
者乃緒也非陵也李緒者故塞外都尉先是降匈奴  
陵痛其家以緒誅乃使人刺殺緒司馬子長旣遭李  
陵之禍喟然而嘆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始自黃帝以

反亦大為太史公記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益州刺  
史任安與遷書責以不推賢貢士遷報書曰僕賴先  
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三十餘年矣嘗廁下大夫之  
列陪外庭末議不能引綱維盡思慮今以虧形在蘭  
茸之間當何言哉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  
鞅因景監見趙良為之寒心童子參乘素絲變色自  
古而耻之奈何使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少  
負不羈之氣長無鄉曲之譽幸得奉薄伎出入周衛  
而事乃有大謬夫僕與李陵趣舍異路素非相善也  
然觀其為人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常思奮  
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出

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  
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痛  
心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  
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控億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  
給悉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  
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軍士無  
不奮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捲冒白刃北首爭死敵  
場雖古名將不見過也身雖陷敗其所摧破亦是暴  
功於天下僕以爲陵之不死貞欲得當報漢也時主  
上聞陵敗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憂懼不知所出僕竊  
不自量欲効其款款之愚因推此意以言之欲以廣

主上之意上以僕非沮貳鯨而爲陵遊說遂下之於  
史拳拳之忠終不能自明列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  
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僕聞太上不辱先其  
次不辱身其次不辱色其次不辱辭令且臧獲婢妾  
猶能引決僕所以隱忍苟活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  
者私心有所不盡疾沒世而名不稱於後世也昔西  
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  
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足兵法修列僕竊  
不自量託於無能之辭欲網羅天下放逸舊文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邇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僕誠以著  
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後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太史

公記凡百三十篇五十餘萬言遷父談亦爲太史公  
自叙其先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也本傳曰司馬遷  
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家戰國策逮楚漢春秋接其  
後事迄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摭經傳分散  
百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忤又其是非頗謬於聖  
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  
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姦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  
則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  
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  
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泰山琅邪群盜徐勃等阻山攻  
城斷道路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仗斧鉞分

部逐捕刺史郡守已下皆伏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延年有罪自殺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初榷酒沽三月行幸太山修封禪寺明堂因受計還北海祠恒山瘞玄玉夏大旱四月赦天下所過無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餘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厥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遊擊將軍韓詵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將軍路博德將步兵萬餘人與貳師將軍會與匈奴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



前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

荀悅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杆將軍公孫敖坐妻爲巫蠱腰  
斬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空在雲陽已巳晦日有  
蝕之夏六月赦天下

書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入贖錢  
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周南陽人也  
爲吏深刻爲廷尉詔獄繁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  
不減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  
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  
因責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亡  
匿繫獄久者十餘年赦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爲不

道廷尉及中都官詔獄罪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寬大令周躅地歎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及爲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爲郡守貲累巨萬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字幼公行寬厚云光祿大夫暴勝之爲御史大夫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櫟陽涇中廣袤一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鍾成雲決渠爲雨水流龜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鄭國昔韓國之小水土也

韓患秦東伐欲罷勞之乃遣鄭國說秦令鑿渠引涇水自中山以西抵壺口爲渠緣北山東注洛水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計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爲韓延數年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溉田四萬餘頃收皆一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之憂秦以富強因以名爲鄭國渠昔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以三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傍西門豹不知用之若知而不興是不仁也若其不知是不智也夫仁

智而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決  
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令名爲史  
公決漳水兮溉鄴傍終古斤鹵兮生稻糧百姓豐足  
民用寧康皆言水之大利也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  
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祀日成山登之罘  
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錢五千鰥寡孤獨帛人二  
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  
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禪丙  
戌禮石閭夏四月辛亥行幸不其山祀神於文門宮

若有神饗坐拜者五月行還幸建章宮大置酒飲天下秋七月趙地有蛇自郭外入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有二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行還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謚敬肅彭祖巧佞足恭心刻好法律常以詭詐求相二千石言語微短輒書以迫劫之及汙以姦利二千石無能滿歲者輒被罪刑夏大旱冬十有二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之十有一日乃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下獄死是時朝廷多事督

責大臣初賀頓首流涕不受印綬上不聽賀懼曰禍  
從此始矣賀子敬聲有罪下獄是時詔捕京師大俠  
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遂捕安世以贖子罪上  
許之果得安世安世大笑曰丞相禍及族矣遂從獄  
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者祭祀馳  
道埋桐偶人呪咀上事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  
父子俱死獄中而家族矣涿郡鐵官鑄冶銷金皆飛  
上天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夏四月大  
風發屋拔樹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  
行幸甘泉宮秋七月使使者江充掘巫蠱於太子宮  
巫蠱之禍始自朱安世成於江充充趙人也爲

王上客趙太子丹疑充以已陰事語王收捕充不得  
盡殺其父兄充亡入關上書告趙太子罪至死會赦  
得免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初上見充望而異之謂  
左右曰燕國固多奇士以充爲直指使者督三輔盜  
賊充從上至甘泉還逢太子家人乘車行馳道中充  
以屬吏奏没入其車馬太子使人謝罪不聽遂奏上  
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遷水衡都尉後上使充  
治巫蠱事充將胡巫掘地求桐人及爲他姦怪徵驗  
輒收拷燒金鉗灼強服之漸輒相引以巫蠱劾以大  
逆不道死者數萬人莫敢訟其寃充與太子有隙恐  
上一旦晏駕爲太子所誅因言官中有巫蠱氣上令

案道侯韓說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御  
夫人以次及皇后遂及太子宮云得桐木人太子少  
傅石德謂太子曰上疾甚在甘泉皇后諸吏家請問  
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  
扶蘇邪今無以自明乃收充窮治姦詐壬午太子詐  
令客爲使者收捕充等韓說格死蘇文亡歸甘泉太  
子使人白太后太后發武庫兵長樂宮衛士太子親  
臨罵充曰趙亡虜亂趙國父子未足邪今乃亂吾父  
子遂斬充以徇告百官曰江充反矣胡巫於上林中  
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聞怒詔丞相發三輔近縣兵  
捕反者太子懼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姦臣

兵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而  
開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因而驅四市人合數萬人  
逢丞相合戰五六日死者數萬人流血入溝中庚寅  
太子敗出走南奔覆盆城門得出皇后自殺司直田  
仁部不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之御史大  
夫暴勝之曰司直二千石當先請之丞相乃止上聞  
之大怒責問勝之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是也大  
夫何敢擅之勝之自殺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與  
田仁皆腰斬諸太子賓客皆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  
法族之吏士刻掠者皆徙燉煌

荀悅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易

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城  
諸城門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節加以黃毛上怒甚羣  
臣憂惶莫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曰臣聞父猶天母  
猶地子猶萬民也天平地寧陰陽和調萬物乃茂父  
慈母愛室家得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  
父子不和則家喪亡昔孝已孝而被謗伯奇仁而放  
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  
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繼祖宗之重親皇帝之宗  
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御至尊之  
命以迫蹴太子造飾姦詐親戚隔絕太子進不得見  
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含冤結憤而無告訴不勝忿忿

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者欲自  
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往  
者江充讒趙太子天下誰不聞其罪固宜誅戮陛下  
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攻之又使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  
心慰意無患太子之罪亟罷兵甲無令太子久亡臣  
不勝眷眷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上感悟  
之八月辛亥太子死於湖太子亡到主人家貧織屨  
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陰使求之發覺吏圍捕太子  
太子閉室自經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戶開新安令  
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格鬪死皇孫二人皆遇害

後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李壽為  
抱侯張富昌為蹋蹠侯而高廟令田千秋復訟太子  
寃曰臣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上言曰子弄父兵罪當  
可赦天子之子過誤殺人何罪哉上悟曰是高廟之  
靈臣使公覺朕也公當遂為吾輔佐乃擢拜千秋為  
大鴻臚而族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湖加兵於  
太子皆族之作思子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癸亥地  
震九月大鴻臚商丘成為御史大夫立趙敬肅王小  
子優為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畧吏民

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至安定北地匈奴入酒  
泉殺兩都尉二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十萬人出

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  
將四萬騎出酒泉城至峻稽山多斬首虜通至天柱  
山虜引去囚招降車師皆引還廣利兵敗降匈奴夏  
五月赦天下六月壬寅丞相屈釐下獄腰斬屈釐者  
中山靖王子也貳師初與屈釐辭曰願君早請昌邑  
王爲太子太子若立君有何憂哉屈釐許諾屈釐女  
爲廣利子妻而昌邑王李夫人子也故欲共立之上  
聞其言而惡之後屈釐妻坐爲巫蠱呪咀屈釐腰斬  
妻梟首廣利妻子亦見收廣利聞之懼降于匈奴遂  
族矣秋大蝗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有隕石于

雍二時天晴晏然無雲有紅氣蒼黃色若飛鳥集成  
陽宮南隕星于雍聲聞四百餘里墜而爲石其色黑  
如磬三月上行幸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庚寅祠高  
祖于明堂癸巳禮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大鴻  
臚田千秋爲丞相千秋無他材能術學敦厚有智居  
位自稱逾於前後數人是時天子疲於兵革上亦悔  
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奏言故輪  
臺以東皆故國處有溉灌田其旁小國少錐刀貴黃  
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輪臺置  
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徙者詣  
田所就畜積爲產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

輔烏孫爲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  
司則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  
田輪臺曩者朕之不明與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  
出師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羣  
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敗方士占  
星氣大卜蓍龜皆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  
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  
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畧盡悲痛常在朕心今  
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唯益擾天下非所以  
愛民也朕不忍聞當令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  
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爲富民侯

而勸耕農自是田多墾闢而兵革休息本志曰孝武  
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燕從西國結黨南羗乃表河  
曲列四郡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絕  
南羗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漢北而漠南無王庭  
遭直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  
強盛故能積羣貨觀犀象璆瑁則開犍爲朱崖七郡  
感菑醬竹杖則開牂牁越雋聞天馬葡萄則通大宛  
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具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  
瓊瑜琪瑠蒲萄龍文魚目汗血名馬充於黃門巨象  
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國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

通天之臺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荆璧天子負黼黻  
襲翠被憑玉几而居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  
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碭極漫演魚龍角觝之戲以觀  
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  
於用度不足以摧酒沽管鹽鐵白金造皮幣算至舩  
車租及六畜民力屈財貨竭因之以凶年羣盜並起  
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衣持斧鉞斬斷於郡  
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  
詔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隴堆遠則葱  
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  
此天地所以分別區域隔絕内外也書曰西戎即序

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西戎諸國各有君長兵衆貧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徒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總帥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尤遠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威德在我無取於彼夫匈奴之爲患久矣漢興已來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筭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始終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婁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單于反加驕慢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

厚賜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地屢被其  
害是以文帝中年感惟前後無益於邊乃赫然發憤  
遂身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  
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額問馮唐與  
論師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之明效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要約以  
爲義感君子利動貪人又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議  
也獨可說者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厚利以敦其  
意與盟於天以堅其要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  
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  
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

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臣父兄緩帶稚子含哺胡馬不闕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有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武帝時雖征伐剋暴而士馬物故畧與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之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此安肯以愛子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旣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不選守邊境武畧之臣修鄣隧備塞之具礪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

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鬪不亦過乎及至後世  
匈奴衰弱乃遣子入侍而單于或棄其子苟貪財利  
不顧言約虜掠所獲歲億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  
斤安肯不棄質而重利也仲舒之言於是過也夫先  
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均土貢制內外修  
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  
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  
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  
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  
欺攻之則師勞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  
不可撫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內踈而不戚政教

不及其民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以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人制禦蠻夷之常道也秋七月辛酉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髡薨謚曰哀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侍中僕射馬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驃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初何羅與江充善而通以誅太子時有功封之及上滅充家何羅兄弟懼日磾視其志意非常陰察其動靜羅亦覺之不敢發上幸林光宮日磾疾卧廬中何

羅與弟逼及小弟安成謀殺使者矯節制以發兵明  
旦上卧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日磾心動入坐戶內  
湏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入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  
內欲入觸寶瑟而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何羅反  
左右欲格之上恐弁中日磾上曰勿格日磾摔投何  
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秋七月地震徃徃踊  
出水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宗室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  
行幸盩厔五祚宮上疾篤侍中光祿大夫霍光問嗣  
焉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矣  
先是上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將令匈奴輕漢三月乙卯拜光祿大夫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牀下與丞相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燕王巨廣陵王胥皆多過失不得爲嗣少子弗陵者鉤弋夫人趙婕妤之子也初上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邑中有竒女子氣上使召之旣至兩手皆捲上自捫之即時伸由是得號爲捲夫人居鉤弋宮大有寵姪身十四月而生子土曰昔堯十四月而生鉤弋子亦然名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初上欲立鉤弋子爲太子以其母年少女主持政心難之會鉤弋有過乃譴以

憂死乙酉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丁丑帝崩於五在  
宮入殯於未央宮

讚曰本紀稱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  
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  
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內舉其俊乂興  
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禮樂  
建封禪禮百神紹國典發號令文章粲然可述後嗣  
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  
文帝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前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

補美奉內皇帝路大考卷十五

文節之珠檢以有博以敷官善酒辨同以賦詠

地靈其華而飲之六文風吹走帝之舉下大器不

多則難數百中則難與初文章乘然有

立也與大學初被以五式習效尚昔新

孝然齋然百交未早六華翻谷內舉其對入

亦噴勇至公快七野文之江游及關說奉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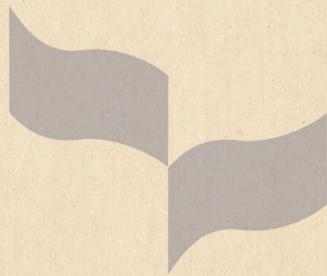
猶曰本醉醉對承百王六舞高丘對編又五文

宮入費卷末央宮

與與心酒立皇千乘刻添皇太子丁上帝德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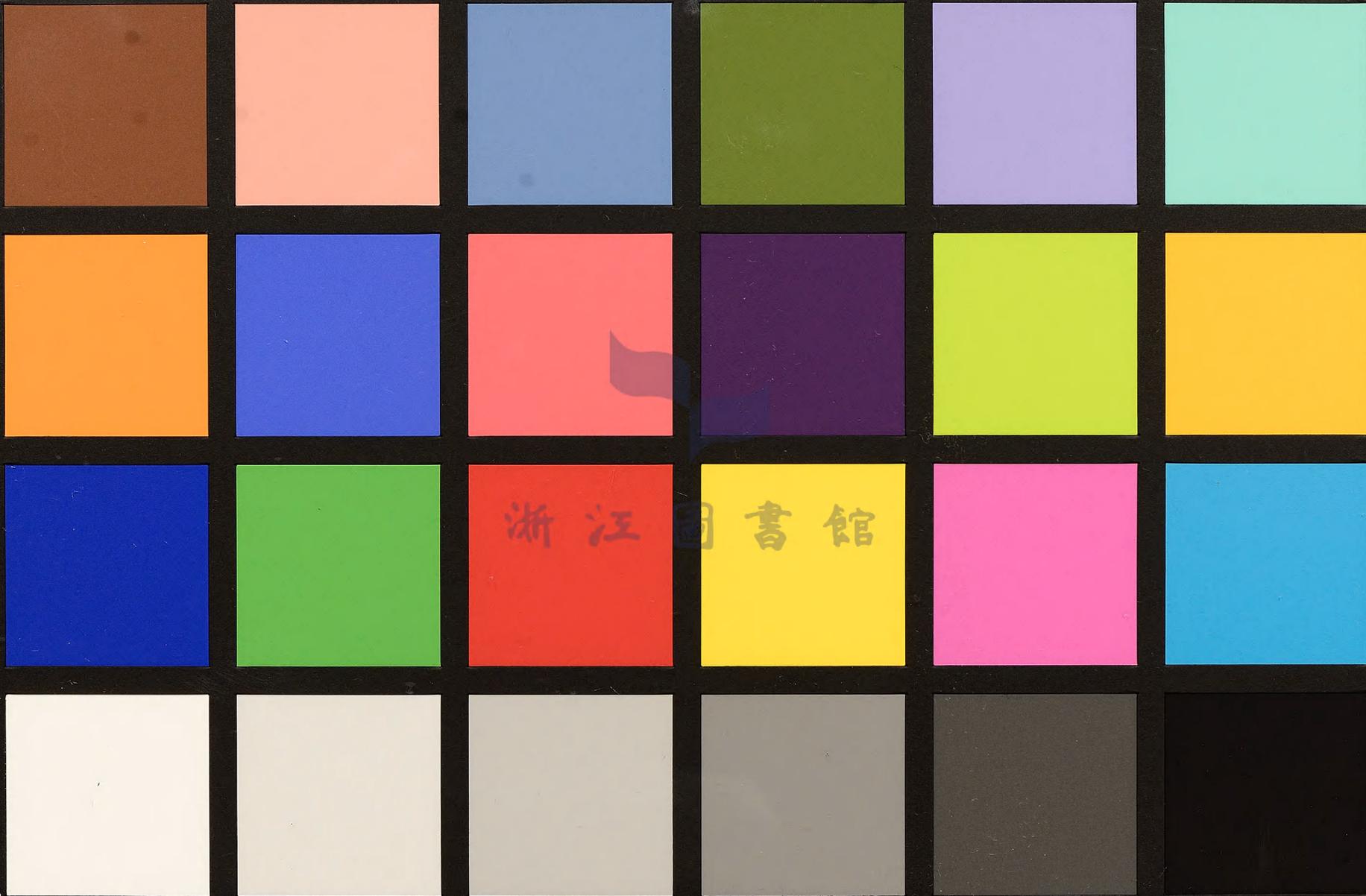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03872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